

白居易

孫朝書



白居易

梁東題

新郑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
《白居易》编委会名单

顾 问:赵武安 白虎林 陈 莉

策 划:白新治 苏铁林

成 员:李栓柱 靳瑞生 王海民

吕献宝 柳广义 许改菊

王 燕 李 青 高宏伟

主 编:鲁维选

副主编:岳晓丽 白乐民



白公像(載明本《唐名臣像》)

中國歷史博物館藏

湖添
風多
偏東面
第早柳
道近堂
棹歌
和
漢建中
雨香亭

此已開
 張雪之
 笑潮
 月湧湯
 莫同更新
 可一可
 實三田
 也文竹
 無食公
 人自集

白樂天筆蹟

写在前面的话

白居易，字乐天，于唐代宗大历七年(772年)出生在新郑县东郭宅(今新郑市东郭寺村)。一生仕途坎坷。诗作缀玉联珠三千。于武宗会昌六年(846年)卒于洛阳，终年七十五岁。

白居易是一位大诗人，是全世界敬仰的文化名人，编者才疏学浅，不敢妄加评说。故辑录几位学者之力作，以飨读者。旨在让人们对白居易及其诗作有进一步的了解。惟此而已。

真诚感谢中华诗词学会会长孙轶青先生、副会长梁东先生为本书题写书名。

编者学识浅陋，舛误难免，望读者不吝赐教。

编者

岁次甲申·仲夏

目 录

写在前面的话	(1)
--------------	-----

白居易生平

白居易传	《旧唐书》(1)
白居易年谱	顾学颢(19)
白居易年表	王拾遗(46)
醉吟先生传	白居易(60)
醉吟先生墓志铭	白居易(63)

白居易及其诗作赏析

《白居易集》前言	胡国瑞(65)
白居易评传	褚斌杰(86)

新郑白氏溯源	白乐民(129)
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白居易故里诗词楹联选	(137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白居易轶闻传说

乡亲情	鲁维选(158)
白居易诞生	柳广义(160)
居易半岁指字	李 青(161)
红枣缘	鲁维选(163)
溱洧情	鲁维选(165)

-
- 居易爱书如命 许改菊(167)
- 初谒顾况露峥嵘 白建堂(171)
- 钟情香山寺 白高来(174)
- 开凿八节滩 白高来(176)

白居易传

《旧唐书》

白居易字乐天，太原人。北齐五兵尚书建之仍孙。建生士通，皇朝利州都督。士通生志善，尚衣奉御。志善生温，检校都官郎中。温生锺，历酸枣、巩二县令。锺生季庚，建中初为彭城令。时李正己据河南十馀州叛。正己宗人洧为徐州刺史，季庚说洧以彭城归国，因授朝散大夫、大理少卿、徐州别驾，赐绯鱼袋，兼徐泗观察判官，历衢州、襄州别驾。自锺至季庚，世敦儒业，皆以明经出身。季庚生居易。初，建立功于高齐，赐田于韩城，子孙家焉，遂移籍同州。至温，徙于下邳，今为下邳人焉。

居易幼聪慧绝人，襟怀宏放。年十五、六时，袖文一篇，投著作郎吴人顾况。况能文，而性浮薄，后进文章无可意者。览居易文，不觉迎门礼遇，曰：“吾谓斯文遂绝，复得吾子矣！”贞元十四年（学颉按：应为十六年），始以进士就试，礼部侍郎高郢擢升甲科，吏部判入等，授秘书省校书郎。元和元年四月，宪宗策试制举人，应才识兼茂、明于体用科，策入第四等（即乙等），授周至县尉、集贤校

理。

居易文辞富艳，尤精于诗笔。自讎校至结绶畿甸，所著歌诗数十百篇，皆意存讽赋，箴时之病，补政之缺；而士君子多之，往往流闻禁中。章武皇帝纳谏思理，渴闻说言。二年十一月，召入翰林，为学士。三年五月，拜左拾遗。居易自以逢好文之主，非次拔擢，欲以生平所贮，仰酬恩造。拜命之日，献疏言事，曰：“蒙恩授臣左拾遗，依前翰林学士，已与崔群同状陈谢，但言忝冒，未吐衷诚；今再读宸严，伏惟重赐详览。臣谨按《六典》，左右拾遗，掌供奉讽谏，凡发令举事，有不便于时、不合于道者，小则上封，大则廷诤。其选甚重，其秩甚卑。所以然者，抑有由也。大凡人之情，位高则惜其位，身贵则爱其身；惜位则偷合而不言，爱身则苟容而不谏，此必然之理也。故拾遗之置，所以卑其秩者，使位未足惜，身未足爱也；所以重其选者，使下不忍负心，上不忍负恩也。夫位不足惜，恩不忍负，然后能有阙必规，有违必谏，朝廷得失无不察，天下利病无不言。此国朝置拾遗之本意也。由是而言，岂小臣愚劣暗懦所宜居之哉？况臣本乡校竖儒，府县走吏，委心泥滓，绝望烟霄。岂意圣慈，擢居近职，每宴饮无不先预，每庆赐无不先霑，中厩之马代其劳，内厨之膳给其食。朝惭夕惕，已逾半年，尘旷渐深，忧愧弥剧。未伸微效，又擢清班。臣所以授官以来仅经十日，食不知味，寝不遑安，唯思粉身以答殊宠，但未获粉身之所耳。”今陛下肇

临皇极，初受鸿名，夙夜忧勤，以求致理。每施一政、举一事，无不合于道、便于时者。万一事有不便于时者，陛下岂不欲闻之乎？万一政有不合于道者，陛下岂不欲知之乎？倘陛下言动之际，诏令之间，小有阙遗，稍关损益，至必密陈所见，潜献所闻，但在圣心裁断而已。臣又职在禁中，不同外司，欲竭愚诚，合先陈露，伏希天鉴，深察赤诚。”

居易与河南元稹相善，同年登制举，交情隆厚。稹自监察御史谪为江陵府士曹掾，翰林学士李绹、崔群上前面论稹无罪。居易累疏切谏，曰：“臣昨缘元稹左降，频已奏闻。臣内察事情，外听众议，元稹左降有不可者三。何者？元稹守官正直，人所共知。自授御史以来，举奏不避权势。只如奏李佐公等事，多是朝廷亲情。人谁无私，因以挟恨。或假公议，将报私嫌。遂使诬谤之声，上闻天听。臣恐元稹左降以后，凡在位者，每欲举职，必先以稹为戒，无人肯为陛下当官守法，无人肯为陛下嫉恶绳愆。内外权贵亲党，纵有大过大罪者，必相容隐而已，陛下从此无由得知。此其不可者一也。昨元稹所追勘房式之事，心虽徇公，事稍过当。既从重罚，足以惩违，况经谢恩，旋又左降。虽引前事以为责辞，然外议喧喧，皆以为稹与中使刘士元争厅，因此获罪，至于争厅事理，已具前状奏陈。况闻士元踢破驿门，夺将鞍马，仍索弓箭，吓辱朝官。承前已来，未有此事。今中官有罪，未闻处置；御

史无过，却先贬官。远近闻知，实损圣德。臣恐从今已后，中官出使，纵暴益甚，朝官受辱，必不敢言；纵有被凌辱殴打者，亦以元稹为戒，但吞声而已，陛下从此无由得闻。此其不可二也。臣又访闻，元稹去年以来，举奏严砺在东川日，枉法没人平人资产八十余家；又奏王绍违法给券，令监军押枢及家口入驿，又奏裴玢违敕征百姓草；又奏韩泉使军将封杖打杀县令。如此之事，前后甚多，属朝廷法行，悉有惩罚，计天下方镇，皆怒元稹守官。今贬为江陵判司，即是送与方镇，从此方便报怨，朝廷何由得知？伏闻德宗时，有崔善贞者，告李锜必反，德宗不信，送与李锜，锜掘坑炽火，烧杀善贞。未数年，李锜果反，至今天下为之痛心。臣恐元稹贬官，方镇有过，无人敢言，陛下无由得知不法之事。此其不可者三也。若无此三不可，假如朝廷误左降一御史，盖是小事，臣安敢烦渎圣听，至于再三。诚以所损者深，所关者大。以此思虑，敢不极言？”疏入不报。

又，淄青节度使李师道进绢，为魏徵子孙赎宅，居易谏曰：“徵是陛下先朝宰相，太宗尝赐殿材成其正室，尤与诸家第宅不同。子孙典贴，其钱不多，自可官中为之收赎。而令师道掠美，事实非宜。”宪宗深然之。上又欲加河东王鐔平章事。居易谏曰：“宰相是陛下辅臣，非贤良不能当此位，鐔诛剥民财，以市恩泽，不可使四方之人谓陛下得王鐔进奉，而与之宰相，深无益于圣朝。”乃止。王

承宗拒命，上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招讨使，谏官上章者十七八。居易面论，辞情切至。既而又请罢河北用兵，凡数千百言，皆人之难言者。上多听纳。唯谏承璀事切，上颇不悦，谓李絳曰：“白居易小子，是朕拔擢致名位，而无礼于朕，朕实难奈！”絳对曰：“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诛，事无巨细必言者，盖酬陛下特力拔擢耳，非轻言也。陛下欲开谏诤之路，不宜阻居易言。”上曰：“卿言是也。”由是多见听纳。

五年，当改官。上谓崔群曰：“居易官卑俸薄，拘于资地，不能超等，其官可听自便奏来。”居易奏曰：“臣闻姜公辅为内职，求为京府判司，为奉亲也。臣有老母，家贫养薄，乞如公辅例。”于是，除京兆府户曹参军。六年四月，丁母陈夫人之丧，退居下邳。九年冬，入朝，授太子左赞善大夫。十年七月，盗杀宰相武元衡，居易首上疏论其冤，急请捕贼以雪国耻。宰相以官官非谏职，不当先谏官言事。会有素恶居易者，诋毁居易，言浮华无行，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，而居易作《赏花》及《新井》诗，甚伤名教，不宜置彼周行。执政方恶其言事，奏贬为江表刺史。诏出，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之，言居易所犯状迹，不宜治郡。追诏授江州司马。

居易儒学之外，尤通释典。常以忘怀处顺为事，都不以迁谪介意。在湓城，立隐舍于庐山遗爱寺。尝与人书言之，曰：“予去年秋始游庐山，到东西二林间香炉峰下，

见云木泉石，胜绝第一，爱不能舍，因立草堂。前有乔松十数株，修竹千余竿，青萝为墙援，白石为桥道，流水周于舍下，飞泉落于檐间，红榴白莲，罗生池砌。”居易与湊、满、朗、晦四禅师，追永、远、宗、雷之，为人外之交。每相携游咏，跻危登险，极林泉之幽邃。至于恣然顺适之际，几欲忘其形骸。或经时不归，或逾月而返。郡守以朝贵遇之，不之责。

时元稹在通州，篇咏赠答往来，不以数千里为远。尝与稹书，因论作文之大旨曰：“夫文尚矣！三才各有文；天之文，三光首之；地之文，五材首之；人之文，《六经》首之。就《六经》言，《诗》又首之。何者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。感人心者，莫先乎情，莫始乎言，莫切乎声，莫深乎义。诗者，根情、苗言、华声、实义。上自贤圣，下至愚呆，微及豚鱼，幽及鬼神，群分而气同，形异而情一，未有声入而不应，情交而不感者。圣人知其然，因其言，经之以六义，缘其声，纬之以五音。音有韵，义有类。韵协则言顺，言顺则声易入；类举则情见，情见则感易交。于是乎孕大含深，贯微洞密，上下通而二气泰，忧乐合而百志熙。二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、垂拱而理者，揭此以为大柄，决此以为大窦也。故闻‘元首明，股肱良’之歌，则知虞道昌矣。闻五子洛汭之歌，则知夏政荒矣。言者无罪，闻者作诫，言者闻者，莫不两尽其心焉。洎周衰秦兴，采诗官废，上不以诗补察时政，下不以歌泄导人情；用至于谄成之风

动，救失之道缺。于时六义始刳矣。《国风》变为《骚辞》，五言始于苏李。《诗》《骚》皆不遇者各系其志，发而为文。故河梁之句，止于伤别；泽畔之吟，归于怨思，彷徨抑郁，不暇及他耳。然去《诗》未远，梗概尚存。故兴离别则引双凫一雁为喻。讽君子小人则引香草恶鸟为比。虽义类不具，犹得风人之什二三焉。于时六义始缺矣。晋、宋已还，得者盖寡。以康乐之奥博。多溺于山水；以渊明之高古，偏放于田园。江、鲍之流，又狭于此。如梁鸿《五噫》之例者，百无一二。于时六义寝微矣。陵夷至于梁、陈间，率不过潮风雪、弄花草而已。噫！风雪花草之物，三百篇中岂舍之乎？顾所用何如耳。设如‘北风其凉’，假风以刺威；‘雨雪霏霏’，因雪以愍征役；‘棠棣之华’，感华以讽兄弟；‘采采芣苢’，美草以乐有子也。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。反是者，可乎哉？然则‘余霞散成绮，澄江净如练’，‘归花先委露，别叶乍辞风’之什，丽则丽矣，吾不知其所讽焉。故仆所谓嘲风雪、弄花草而已。于时六义尽去矣。唐兴二百年，其间诗人，不可胜数。所可举者，陈子昂有《感遇诗》二十首，鲍防《感兴诗》十五篇。又诗之豪者，世称李、杜。李之作，才矣奇矣，人不迨矣；索其风雅比兴，十无一焉。杜诗最多，可传者千余首，至于贯穿古今，觊缕格律，尽工尽善，又过于李焉。然撮其《新安》、《石壕》、《潼石吏》、《芦子关》、《花门》之章，‘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’之句，亦不过十三四。杜尚如此，况不

迨杜者乎？仆常痛诗道崩坏，忽忽愤发，或废食辍寝，不量才力，欲扶起之。嗟乎！事有大谬者，又不可一二而言，然亦不能不粗陈于左右。仆始生六七月时，乳母抱弄于书屏下，有指“之”字“无”字示仆者，仆口未能言，心已默识。后有问此二字者，虽百十其试，而指之不差。则知仆宿习之缘，已在文字中矣。及五六岁，便学为诗。九岁，谳识声韵。十五六，始知有进士，苦节读书。二十已来，书课赋，夜课书，间又课诗，不遑寢息矣。以至于口舌成疮，手肘成胝，既壮而肤革不丰盈，未老而齿发早衰白，瞀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者，动以万数，盖以苦学力文之所致。又自悲矣！家贫多故，年二十七，方从乡赋。既第之后，虽专于科试，亦不废诗。及授校书郎时，已盈三四百首。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辈，见皆谓之工，其实未窥作者之域耳。自登朝来，年齿渐长，阅事渐多。每与人言，多询时务；每读书史，多求理道。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。是时，皇帝初即位，宰府有正人，屡降玺书，访人急病。仆当此日，擢在翰林，身是谏官，月请谏纸，启奏之间，有可以救济人病，裨补时阙，而难于指言者，辄咏歌之，欲稍稍进闻于上，上以广宸听，副忧勤；次以酬恩奖，塞言责；下以复吾平生之志。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，言未闻而谤已成矣。又请为左右终言之。

凡闻仆《贺雨》诗，众口籍籍，以为非宜矣。闻仆《哭孔戡》诗，众面脉脉，尽不悦矣。闻《秦中吟》，则权豪贵近

者，相目而变色矣。闻《登乐游园》寄足下诗，则执政柄者扼腕矣。闻《宿紫阁村》诗，则握军要者切齿矣。大率如此，不可遍举。不相与者，号为沽誉，号为诋訐，号为訕谤。苟相与者，则如牛僧孺之诫焉。及至骨肉妻孥，皆以为我非也。其不我非者，举世不过三两人，有邓鲂者，见仆诗而喜，无何鲂死。有唐衢者，见仆诗而泣，未几而衢死。其余即足下，足下又十年来困蹶若此。呜呼！岂六义四始之风，天将破坏，不可支持耶？抑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闻于上耶？不然，何有志于诗者不利若此之甚也！然仆又自思，关东一男子耳，除读书属文外，其他懵然无知。乃至书画棋博可以接群居之欢者，一无通晓，即其愚拙可知矣。初应进士时，中朝无缙麻之亲，达官无半面之旧，策蹇步于利足之途，张空拳于战文之场。十年之间，三登科第。名落众耳，迹升清贯，出交贤俊，入侍冕旒，始得名于文章，终得罪于文章，亦其宜也。日者闻亲友间说，礼、吏部举选人，多以仆私试赋判为淮的，其余诗句，亦往往在人口中。仆慙然自愧，不之信也。及再来长安，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，欲聘倡妓，妓大夸曰：‘我诵得白学士《长恨歌》，岂同他哉？’由是增价。又足下书云：到通州日，见江馆柱间，有题仆诗者。何人哉？又昨过汉南日，适遇主人集众娱乐他宾，诸妓见仆来，指而相顾曰‘此是《秦中吟》、《长恨歌》主耳。’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，凡乡校、佛寺、逆旅、行舟之中，往往有题仆诗者；士庶、僧